

中国特色的巴别塔

桥墩 不是 桥

浦子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SBN 978-7-5504-2610-6

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

4731.

桥墩不是桥

浦子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桥墩不是桥 / 浦子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94-3088-5

I. ①桥… II. ①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9099 号

书 名 桥墩不是桥

著 者 浦 子

责任编辑 胡 泊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088-5

定 价 4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浦子，很不好意思，您想要我的调研日记。不行，那太私密了。日记就如女孩子的内衣裤，不能轻易示于人。神也不会将她的腋下赐予人闻哦。要不，我给您一个完整的调研文章吧。

不好意思，原想写成一个社科报告，太激动，一不小心，写成了小说的样子。女娲说，她也是抟土玩泥，一不小心，造了这么多的人类。要不，您改改，或者润色一下，以您的名义作为小说发表？

我是桃花庄的探子，因为凭我特有的身份，他们各方看在我已经死去的爷爷（少将军衔哦）的面子上，才让我达到了他们真正的思想深处，换了别的人，是无法达到的；我是中国农村的解剖刀，因为我既有社会科学家的思辨能力，又有作家的敏感天赋。

一部真正研究中国当下农村的社科报告，不能带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同样，一部真正反映当下农村原生态（接近于科学标本）的小说，也不能走进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死胡同。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写的。如果此作庆幸出版发表了，说明我们社会对于意识形态的容忍度宽了些，尽管按照有关要求需要对原作作一些枝枝蔓蔓甚至伤筋动骨的改动，但作品的思想内核千万不能动，动了就不是这个作品了。如果不能发表，对于我来说，无损于我的社科研究，我会写一个合乎规范的社科报告。对于浦子您来说，也更应不在话下，因为您那颗坚强的心已经凝结成黄金，就算久埋于沙土之中，又有何妨？

道不变,天亦不变。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哦。对不起,这绝不是笔误。

为您,为这部书,祝福,祈祷。

薛 敏

目 录

第一章	001
1	001
2	007
3	012
4	018
第二章	023
5	023
6	027
7	031
第三章	037
8	037
9	041
10	046
第四章	052
11	052
12	056
13	061

第五章	067
14	067
15	071
16	075
第六章	080
17	080
18	085
19	089
第七章	093
20	093
21	098
22	103
第八章	108
23	108
24	113
25	118
第九章	124
26	124
27	129
28	134
第十章	139
29	139
30	145
31	149
第十一章	156
32	156
33	160
34	166

第十二章	171
35	171
36	176
37	181
第十三章	187
38	187
39	192
40	197
第十四章	204
41	204
42	208
43	214
第十五章	220
44	220
45	225
46	231
第十六章	237
47	237
48	241
49	248
第十七章	253
50	253
51	259
52	264
第十八章	270
53	270
54	275
55	280

第十九章	286
56	286
57	291
58	296
第二十章	302
59	302
60	307
61	312
第二十一章	318
62	318
63	323
64	328
第二十二章	335
65	335
66	340
67	345
第二十三章	352
68	352
69	357
70	362
第二十四章	368
71	368
72	372
73	378
尾声	384
后记	385

第一章

1

一个远离桃花庄的外省省会城市的洗浴中心。有一个男客人全身裸体躺在灯光迷离的贵宾房里。门被轻轻拍响。一个女技师披着浴袍推门进来。女技师只是看了一眼，身子就颤了颤，一小波暖色在幽光中晃了晃。客人裸露的肌肤上便有成片汗毛耸了耸，随即又如原来一般一根根竖起。

女技师很快止住身上的颤动，就如止住山坡急速滚下的巨石，但气势仍在。她放下精巧的工具包时，差一点砸在客人身上。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她顺势鞠了一躬，极力压制着内心的紧张，小声地问，“先生，我可以么？为您服务？”

“出去。”床上的客人虽有浓浓的酒气，可是这句话说得十分清晰。

“哦，先生，”女技师极力将那股恐慌往下压，一解浴袍，先把客人的一只手抓起，按在自己蓬勃涨起的胸上，“我，不好么？”

“出去。”他迅速把手抽回去，像是从极寒的冰或极热的炭火中抽回去。

“哦，先生，”她身上的浴袍脱落，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一只手抓住了他高耸在那里的阳具，“我，不好么？”

“出去。”他打落她的手，像是从毒蛇的嘴里逃生，顺手将旁边的浴巾拉上身体来。

“您别再挑了，”女技师没了刚才的温柔，“今天客满，我是最后一位技师。”

“你，你说你可以么？”

“可以的，先生。”

“你不是……”

“我是技师，先生。”女技师用力掀开他身上的浴巾。

“你今天喝酒了么？”

“是您喝酒了，我没有，我一走进这房间就差一些被熏倒。”

“你，你真没喝酒？”

“好笑，”女技师展开职业性的微笑，“很多年轻的客人来这里，都有些羞涩，可都不如您，连酒精也消除不了您的恐惧，您，真是可以的。”

“你，你是在嘲笑我，是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我，不，不，”女技师显得有些慌张，“我哪能嘲笑您，您是我尊贵的客人，您是我的衣食父母。”

女技师不待说完，就忙着操持起来。

“等，等等，”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说说，“你不是薛家丽么？”

“是的，先生，”她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却很快换得平静的声音，“我们的技师都是实名管理，挂牌上岗。”

他仿佛被酒精和荷尔蒙击倒，加上女技师的娴熟功夫，很快让他如痴如醉如仙如死。

在大海的浪峰中跌入谷底之后，他恢复了自己的理智。他睁眼看，她在床上用湿巾擦拭着善后，他看见她脸上仍然是视死如归的表情。这表情坚不可摧，似乎穿着厚厚铠甲得了胜仗的将军，巍巍然，高不可攀。

“依是，”他突然用一个特定地方的方言说，“依是薛家丽，桃花庄的薛家丽。”

“是的，我是薛家丽，依是薛溪生，桃花庄的，正道镇的，亮溪边的。”她回答，侃侃而答，完全的，标准的，只有同一地方人能听得懂的方言。

这个被称作是薛溪生的男人，此刻，重重地受震动，像是被鞭子抽

了一下。

“依，依真是家丽？林敬山的外甥囡，烈士薛仁贵的的外甥孙囡。”薛溪生忍不住插嘴。

“看你，看你，多假？装做不知道？假装不知道？”

薛溪生坦承一眼就认出，“出来混嘛，人世险恶，不给自己加一层铠甲，那还不是在浅水坑里也淹死？”

“那，那，”薛家丽说，“那你看见明明是我，哦，你是阻止了三次……那后来你还嫖我？你这个冤家！”

薛家丽在薛溪生身上不住地砸拳头。

“这，这要是传到村里去，我还怎么活？”

“这，我，我后来想，我是付了钱的。”薛溪生说。

“付钱，就嫖。”薛家丽又忍不住笑起来。

“那，你，真为钱，就让嫖？就让同一村子来自小一起长大的男人嫖？为钱，你真的会舍得？身体，包括名声？”

“不，不。”薛家丽不住地摇头，摇头。

“别摇了，摇得我都晕。”

“我，愿意。我的身体，我作主。”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野了？”薛溪生说，“不是全村闻名的乖乖囡么？学校的三好生，家里的听话女，几年不见，就叛变革命了？”

“哼！”女技师冷笑一声，把手扯住男客人的下体，“刚刚还是一条龙，现在像什么呢？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别，别看。”薛溪生用手捧住。

“呵呵，都不好意思了？”薛家丽说，“早见过了，在村里，不是现在，是十年前，你都忘了？”

“不就是那一颗小糖犯的事么？哪里能冤我呢？”

“嘿嘿，小糖，神奇的小糖啊！”薛家丽禁不住有些伤感，“当年，你拿的这颗小糖，亏你这颗小脑袋瓜是如何想出来的，你这颗小糖就哄住了我的眼睛，在那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我的眼珠都要凸出来了。你说，别看，给你，给你之前，得看这个，卵泡。事后，我在想，你这个小脑袋瓜是

如何想得起来的，卖爹卖娘的啊。现在，我不瞒你了，那时候，我妈教的：不能看男人撒尿，要得红眼病。我和弟妹答应着，可我心里想看，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龄的我，特别想看男人的卵泡。那个时候，你拿着糖说事，我心里早就笑了。能看到我想看的，又能吃糖，天下好事呗。”

“我的尿，撒了你一手，”薛溪生恶恶地笑起来，“你傻子一个，之后，我让你脱了裤子让我看看你的小屁股，你想都没想就脱了，我的神奇的小糖啊。”

“哼，知道你的心思，一颗小糖办一件事，够本，做两件事，赚一个，是不？这么小就学会做生意了。”

“那，”薛溪生笑得快闭了气，“你，不是为这小糖所诱？”

“不，不，不为小糖，真的，我愿意。”

薛溪生点了点头，“你倒是说了一句真话。那天正好被你妈看见，你妈骂你，打你，问你是不是受不了我的强迫？因为这样，你妈可以告我流氓罪，为你挽回一点面子，你就说的是这一句：我愿意。”

“你，还想怎么的？”

“没想怎么的，我想上。”

话音未落，洗浴中心贵宾房男客已经翻身来到女技师身上。

“妈妈的，还只有七分钟，你就再来一次？你他妈的真会计算成本！”女技师咕哝了一句，已经激起了生理的高潮。

气喘吁吁的男客说，“下钟了，我得走了。”

“不，加钟，”薛家丽说，“我付钱。”

薛溪生惊恐得汗毛纷纷立起，他捧住自己，“为，为了什么你又付钱？”

“我愿意，我要，我不够，还要。”薛家丽坚定地说。薛溪生再不说，连浴袍也未取，就光着身子逃出贵宾房去。

这是豪华的洗浴中心休息区，供浴后及按摩后客人休息用。幽幽的灯光。柔软的沙发。宽阔的电子屏上，一些穿着比基尼的年轻人在海滩上散步。音乐声轻轻的，人的脚步声轻轻的，偶有交谈声传来，也是轻轻的。一切都文明和谐的样子，似乎是一间真正的人间乐园。

薛溪生衣着完整地躺在最后一排角落的沙发上。五分钟后，同样衣着完整的薛家丽走过来，依偎在他一旁。

虽然光晕幽幽，可仍能看得到她幽怨不已的目光。那幽怨虽然有些淡去，但看似不经意间落在他身上的拳头，却让他的衣袂飘起，还颇有些杀气哪。

“你，这么些年赚了多少钱？区区一份钱，也得嫖二次娼？就凭这一份精明，就早已经是盆满钵满了吧？”

“小点声，你想让你同乡大哥让别人盯上啊，”薛溪生说着看了看手机。手机只是几百元钱的诺基亚，但上面的时间显示十分清晰。

“盯上？吃大户？吃你的大卵！”薛家丽暗中扯了一下他的裤裆。

“我说给你听，你听了不要惊讶，”薛溪生放低声音说，“我加入了一个传销。”

“你，溪生哥，搞传销？不怕被人骗？”薛家丽想了想，“哦，我差点忘了，精于算计，是你的强项。”

薛溪生在黑暗中苦笑了一下，连身边的薛家丽也没有看到。他下意识再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倒是让她发现了。

“3520元买一套西装加衬衫领带，西装其实是一百多元的地摊货，算是入会费，或者算是资质费，再去发展一个下线，收取提成320元，我已经发展了40多个下线，由普通转到了高级职称，马上就能赚到钱了，可是政府打击，我们四散逃窜，哈哈，生活总是像遭遇倒春寒的庄稼，刚抬了头，又被无情冻死。”

“断了财路，你后悔了？”

“不，我不，我感激。”

“你这么个爱算计的人，能说这话，也是难得。”

“不，不，是真的，”薛溪生诚恳地说，“他们是我人生的黄埔军校，光有算计，没有人生方向，不行。他们拨开我的人生迷雾，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想不到，你还是个乐观派。”

“他们让我懂得，心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人生没有做不到的，只有

想不到的；人生的路就在脚下，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你使劲往上拱了拱，这天就得缺一个窟窿，太阳就在云顶上，包括今天我想到这里来，就来了……”

“别说了，这都是些什么逻辑，我的头皮都发麻了。”薛家丽用手堵住他的嘴，“这么晚了，你还有约会？”

“没有，”薛溪生说，“得说说你自己，为何到了这里？”

“我没有可说的，”薛家丽说，“我在这里上大学。”

“我们那里考生习惯在宁波、杭州、上海，最不济也得是南京，这里，一般人不太适应。”

“不为什么，僻静，远离家乡，我愿意。”

“你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供不起你的学费？”

“得，得，让你睡了一次，就关心起小妹来啦？”薛家丽又露出无比幽怨的眼神说，“自从那次你用一颗小糖哄得我看你的卵泡，就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

薛溪生笑笑，“在你父母面前，我就是臭流氓一个，瞧你一眼，怕被打死。家里到底怎么了？”说话间，他又一次看手机上的时间。

薛家丽也笑笑，“没什么，家里好好的，就是我不让他们供，供了得听他们唠叨，这样蛮好，自食自力，我愿意。”

薛溪生正要说什么时，薛家丽听见休息大厅里门口开始闹哄哄的，这热闹竟如水波似的快速涌了过来，竟然是“来警察了，快跑”！

原先十分暧昧、十分温馨的大厅，瞬时如天地翻覆似的，黑夜变成白天，春天变成夏天，除了逃亡，没有别的选择。薛家丽迟了半拍，因为她以为薛溪生会保护她的，结果等她意识到危险来临时，眼前的他，已经不见了。

她是最后一个跑出大厅的人。

这个洗浴中心，没有后门，更没有暗道，因为，这个中心，与当地公安的关系，不同寻常。所以，跑出洗浴中心的，都是从正大门出来的。

先于薛家丽出来的薛溪生，在离开洗浴中心的时候，回了一次头，看见大门一侧黑暗中的人，那人居然对他叉起了食指和中指，那是英语

胜利的含义——V。尽管他们都不懂英语，但这个手势，代表成功。

那人是他传销的兄弟，他进洗浴中心前串通好的，让他在某个他已经完成按摩女全套服务后的时间里，大声叫唤警察来了，让他顺利逃脱。因为，他身上没有半分嫖资。而他身上，荷尔蒙太盛，非此不能满足。唯一的条件是，他要在另一个洗浴中心，为这位同样年轻的兄弟假装一次“警察来了”。这些在传销组织没有赚到钱，却让洗了脑的年轻人啊。他们以为这世界真是他们的。

后薛溪生五分钟出来的薛家丽，回头看了一眼洗浴中心的霓虹灯，十分惨淡的光芒，闪闪耀耀的，在颤栗，在颤栗，任谁也止不住。

那些汽车组成的河流，在她眼前，一刻也没有停留，轰轰的，就朝前开走了。

2

两个人的再相见，是在三年后，这是2008年的1月，北风呼啸的季节。地点是生他们养他们的桃花庄。

这个月的某一天，薛溪生坐着等她。今天是难得的晴天，艳阳普照。他旁边还坐着一个老女人六妹，是邻村的一个接生婆。这里方圆几十里的男男女女，都是她带到这个世界里来的。

他们就坐在路旁的岩石上，后边是山岙，前边是亮溪。太阳白晃晃地洒在水里，再反射回来，让人睁不开眼睛。这晴朗朗的天啊，薛溪生的心却始终下着哀愁的小雨，淅淅沥沥的，粘粘的，腥腥的，如血。薛溪生这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小山沟。

他的头皮仍然一阵阵发紧，像是上面有金箍，谁在隔空念着紧箍咒。薛家丽是前天晚上回来的。就在他竞选村主任的关键时刻，她回来了。

当她立在面前时，他的头皮顿时发麻发紧，发生在三年前洗浴中心的事如利剑，直刺他的咽喉。他相信她一定会暴跳如雷血债用血还，一定会指着他的鼻子骂：“好，好你个畜生！畜生！畜生！”

“看什么呢？溪生，”接生婆六妹的口齿严重漏风，“快乐是一天，忧愁是一天。”

薛溪生笑笑，不说话。

“你不信我怎么会看穿你的心事吧？别看我一个农村老太婆，我读过心理学的书，我的扫盲老师是薛家丽的外婆，”接生婆六妹说，“最重要的，你是我接生的，我看你出生时，脐带绕着你脖子好几圈，我能不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根肠子？”

看见薛溪生仍然没有说话，六妹看看村里的炊烟都起了，说，“他，虫虫，总该出来吧，哈，我都冻死了，肚子都饿了。”说着看了一眼溪生买给她的礼物。

薛溪生打了一个寒战。他对着眼前的接生婆，再笑笑。

“我要帮你，溪生哥，”薛家丽的脸没有半点笑容，“是的，你没有听错，我要帮你竞选，帮你。”

薛溪生笑起来。他打开那只密码箱，本来，人民币装满了整个箱子。他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薛家丽放弃在关键时刻对他的追杀，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庆幸。薛家丽指着那箱子说，“钱都快用完了，你还想咋样？”薛溪生的头皮就紧了一下。

“我不想笑话你，”薛家丽说，“我只是想帮你，溪生哥，你听不懂我说的话？”

薛溪生拿起箱子里一叠钱，给她。她不接。他于是向她挥挥手，“走吧，走吧，别来烦我，我是欠了你的，别在这个时候烦我。”

“你是说，虫虫捉弄于你，溪生？”接生婆六妹看了看那堆溪生买给她的礼物，说，“他敢。”

薛家丽说，“虫虫，他想为难你？没门。”

“呵呵，呵呵，”薛溪生轻轻地笑了笑。因为村里人都知道，薛家丽从小就是虫虫的跟屁虫，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疏远了，虫虫要娶她，家丽却逃得远远的。虫虫在村里小店人最多的地方，扔下过一句狠话，“家丽，这婊子！”然后咬牙切齿，不再说话。人们都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大家都一齐谴责他，因为家丽是烈士的外甥孙囡，自小听话，是